

情海歸帆



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一月二十日三版發行

(外埠酌加寄費)

情海歸帆

版權所有

不許翻印



著者

劉雲若

出版者

天津法租界三十號  
路天德里十二號  
京出版社

發行人

馬鳴銓

總代發行天津法租界

三十號路效勵力出版社  
康里廿二號  
交通旅館旁天津書局  
海大道大陸廣告公司

# 情海歸帆二冊目次

## 第六回

無主路旁花翠袖單寒東皇不作  
懷人窗外月朱樓喧逐逋客忽來

## 第七回

情生陌路訂金蘭珍重美人恩  
義結通家入朱門差池遊子意

## 第八回

無可奈何人去遠涕淚灑車前  
似曾相識燕歸來枝忽生節外

## 第九回

夙業都因情傷心難辨三叉路  
綺懷無可懺銷魂忽得一封信

## 第十回

憔悴京華薄倖人負荆遭白眼  
紛紜事局好事客掉舌說紅顏

社會言情  
長篇小說

## 情海歸帆

劉雲若

### 第六回

無主路旁花翠袖單寒東皇不作  
懷人窗外月朱樓喧逐逋客忽來

穎芊見秦雲忽然不見，知道車門外即是兩車銜接之處，非常危險，失足墮落，便將碎骨粉身，而且秦雲在此時候，說不定就因失望過甚，一時的心窄，而竟行了拙志，穎芊這樣一想，不由立刻大驚，直想向前奔，無奈腿已有些發軟，好容易跑到車門之外，外面甚為黑暗，她又乍由明處出來，一時茫然無覓，只聞火車挾着風聲，剛硬而又淒厲，不由通身亂戰，心想秦雲必已落到車下，香軀破碎，碧血都已染在黑的鐵軌黃的泥土之上，肢體更不知丟落到幾百丈外，方才還對面說話的活跳跳美人，頃刻間，竟已玉碎珠沉，變作情場怨鬼，一縷芳魂，飄流在這郊野間了，回想她那自居婢妾侍奉殷勤的情形，真已說明了她並沒奪嫡之心，任如何作小伏低，都不嫌屈辱，只求能隨在梧，於願已足，倩宜尙無什麼表示，惟有自己生着嶄新的死腦筋，認定了一夫一妻的家庭制度，拚命替倩宜主張權利，竭力爲在梧保全人格，嚴拒第三人侵犯，以致使秦雲大窘而退，逼出這等慘禍，推原禍始，雖是秦雲自趨歧途，但若沒有我這樣嚴重打擊，結果還未必壞到如此，現在我憑空的担了一條人命，良心從此莫想安定，怎樣活下去呢，咳，錯了，真大錯了，倘然秦雲能够不死，我情願打破原來的主義，替秦雲向倩宜央說，給在梧成全，怎奈已經晚了，穎芊方由悔懼發出這點念頭，忽覺腿上被什麼物件所觸，嚇得忙一後退，甬道的微弱的燈光，從她身旁射出，又加她面對黑暗，已有十幾秒鐘，目光恢復視力，立見車外門旁的狹小望台之上，靠右邊有個黑的人影，正在蠕蠕欲起，穎芊很快的明白這是秦雲

，只於跌倒，並未墮落車下，猛把一顆懸蕩的心，鬆了下來，恰在這時，車已行距前門站不遠，軌道循城牆而轉，路旁已有燈光，穎芊隨又瞥見，望右邊的小鐵欄門，幸在關閉，秦雲身體正挨近那鐵欄，穎芊不由暗念阿彌陀佛，因為這時供人上下的走道，並沒人管理啓閉，而且向例是開着的時候多，却不知這邊鐵欄竟恰巧關着，否則秦雲便無自盡之意，只失足向旁傾倒，準得墜落車下，不軋死也跌死了，穎芊一面暗謝天地，一面伸出抖顫的手拉起秦雲，秦雲顛微微的立起，穎芊又後退一步，使秦雲立到車門之下，二人藉着由甬道射出和道旁斜掠過的燈光，互相觀望，雙方都驚訝對方面色的慘白，秦雲更在慘白上罩了一層失望的灰色，瞧見扶起自己的正是穎芊，竟直着眼說不出話，穎芊怔怔的望着，心中對秦雲十分憐恤，已把鄙夷之念完全失去，倒有些愛敬了，但因爲秦雲未死，竟把方才由悔懼而發的願心，打了很大折扣，這就是人的一種習性，常常犯着而不自知，譬如有個家產萬金的人，失足落到河裏，立刻想到淹死之後，家產都要拋下，歸別人享受，於是望救之心極切，希望有個人前來相救，就把家財十分之九作爲酬謝，也自情願，因爲自己尚可享用那十分之一，總比全便宜別人較爲合算，但經人搭救上岸以後，他就把危險時的念頭忘了，只想來救自己這人，不過費了一點力氣，弄濕一身衣服，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，只從豐酬勞幾十塊錢，已經很可觀了，至於此人若不來救，自己使得喪命，連帶財產全歸破滅，這些事根本再不想了，凡是人類，都有這貪吝的天性，臨難之時，和危機過後，思想是完全不同的，穎芊雖然並非爲着自己，但因對倩宜太親切了，此際見秦雲未死，立時心情大爲更改，自思秦雲固然可憐，但倩宜的處境也够淒苦，她和在梧的婚姻，既全由自己主持，怎可以給他們插入第三個人，使倩宜的幸福遭受損失，何況秦雲是風塵中人，對待男子具有詭別魔力，只看在梧只和他相識數日，就被迷得意智昏迷，連素日心心在念的未婚妻，都拋下不顧。

同她逃奔他鄉，倩宜那樣溫柔端淑的女子，如何是她的對手，倘給她樹下這個硬敵，倩宜可就苦了，自己怎可因一時的小不忍，而亂倩宜一世的大謀，穎芊這樣一想，立刻就對秦雲的惻隱，改變為對倩宜的顧慮，將到喉邊的話，竟自縮了回去，這時秦雲才怔怔的說了句多謝小姐，穎芊就趁勢接腔說道，我方才走出包房的門，就聽見這邊響了一聲，忙趕過來看，想不到是你跌倒了，沒跌重麼，秦雲道，多謝小姐，還好，沒有跌着，穎芊說着，聽汽笛鳴鳴作響，左右燈火增明，知道車已將要入站，只怕在梧闌了出來，瞧見自己立在這裏，湊將過來要和秦雲相見，意外生出事非，便道，車也快到站了，請進裏面照看東西吧，若走不動我扶着你，秦雲悄然說了聲不敢勞動，我很能走，說着就點了點頭，轉身進對面二等車門而去，穎芊瞧着她的背影，猛覺心內火辣辣的好生難過，自思我自有解事以來，只把熱心眼兒待人，自問沒作過刻毒的事，那知今日竟擠住了，弄得左右作難人，只爲把熱心對待倩宜，就不得不把冷酷的心對付秦雲，爲倩宜熱到十分，對秦雲就冷到十分，處在這等境地，我實沒有兩全之計，仍舊欺了這可憐的人，天啊，你太捉弄我了，想着猛聽後面倩宜的聲音叫喚自己，轉面一看，原來車已進了站台，連忙跑了進去，見倩宜都已出了包房，在梧立在她後面，各房旅客，也都湧出來，倩宜迎頭埋怨道，你闖到那裏去了，我開門看不見你，真好着急，穎芊笑道，我嫌房裏悶得慌，就到外面過過風兒，在梧一驚道，外面挺黑，車又走着，多麼險呀，你真胡鬧，穎芊心想，你只知我險，又那知你那位意中人，方才幾乎真的作了輪下想思鬼呢，倩宜却才明白穎芊所以離開房中的道理，就催促着他倆一同下車，好在都是空身，沒有行李，很覺輕鬆自在，在梧隨着人流，走出幾步，心中又惦記秦雲，剩了孤身一人，帶着幾個箱籠，還不知如何累贅，就偷眼回頭去望，只見罩棚燈光之下，照着秦雲的亭亭倩影，在車前抱肩獨立，身前數尺，放着她的箱子，却有三四脚夫，站在旁邊，似

乎已言定替她搬運，但又有所等待，不即起行，在梧立刻明白她是不願趕着大溜行走，怕和自己這一羣人擠在一處，面對面的難以爲情，所以喚住腳夫，稍停再走，想着心內更覺酸痛，但碍着倩宜和顯芊在側，莫說向秦雲打什招呼，連偷望也不敢露出形跡，走到將進站門轉角的木棚時，故意留在後面，回頭再望，見秦雲仍然立在那裏，紋絲不動，只衣襟被風吹得飄飄颺颺，大有遺世獨立之概，在梧望着似醉如痴，知道這次算把秦雲的心傷透了，從此一別，她若不水流花謝，瘡恨埋愁，便要高飛遠走，海闊天空，否則也許含悲負氣，另求立命安身，這舊日王謝堂前的燕子，不知將飛入那個尋常百姓之家，日後未必再有重逢之日，即使重逢，自己這負心李十，已變作陌路蕭郎，更把什麼臉兒和她相見，總而言之，今朝一別，實在等於永訣，自己竟爲情勞所迫，不能對她一訴衷腸，空望着她的情影，中間幾步路兒，恍如關山萬里，真個伊人在望，咫尺天涯了，顯芊在在梧身旁，瞧得明明白白，也覺滿心淒楚，但瞧倩宜走出丈許，在那裏揮手相招，就拍着在梧肩兒道，哥哥，快走吧，咱們出去好尋地方歇會兒，在梧只得把牙一咬，把脚一頓，忍着將流的熱淚，回身便走，但他不走是不走，但一走竟像賽跑似的，很快的奔到站外，倩宜在後面笑叫你跑什麼，等我們呀，在梧走着拭乾了眼淚，方才又迎回來，再走出去，到了站外，看看那個大鐘，已將到七點四十分，眼見只剩下半點鐘工夫，來不及吃飯了，這就是中國人浪費時間的象徵，每吃一頓飯，莫說酒肴豐盈的盛宴，便只簡單的家常便飯，好似也得吃個點把鐘，方能舒適，尤其到飯肆吃飯的時候，每叫上一桌菜，等上個幾十分鐘，很是平常，進去就得什麼張公百忍的忍心，果珍李耐的耐性，全用盡了，若一焦燥，不特被堂倌輕視，連旁人都要看不你登大雅之堂，難入大飯之莊，看這等急法，必是久慣與人力車夫一樣生活，餓極了在街邊也抓起食物攤的大餅油條，便能立時果腹，人家富豪大老，那天吃飯，不是先以雅客揖讓，繼以談今說古，一頓飯吃上五七

點鐘，何嘗着急過來，因為這等心理，這等習慣，所以要進飯館弄飽肚子，便非咄嗟可了的事，這半點鐘，若放在愛惜時間主張作事效率的外國人身上，是足夠吃兩頓飯的，但穎芊等見只剩了這些微時候，可就大為其難，知道若去飯肆，半點鐘只够等候工夫，他們把菜飯端上來，開車鐘點已到了，那時待要吃吧，就得就快一夜，不吃而看看就走，豈不和過屠門大嚼一樣的自開玩笑，他躊躇着就把這意思說了，倩宜道，我們不要吃，何必為嘴快事，在梧却莫說不餓，此際便有萬種珍饈，也引不起他的食慾，就漫應道，咱們不吃飯，也得尋個地方歇歇，不能立在露天地啊，穎芊心裏另有想頭，只惦記秦雲也快出站來了，若立在這街要路口，恐怕又和她遇上，就道，我們悶坐了一路，這時溜溜馬路吧，少時上去個頭的車，若掛着飯車更好。沒有飯車，就隨便買些點心泡壺茶，也足將就了，倩宜聽了，自然贊成，穎芊也不管在梧願意與否，就挽着他一同離開車站，走了不遠，已見正陽門的門洞，這時正是中旬天氣，天空皓月已然升起，三人立在門洞中，向南看一片市塵，紅塵十丈，燈火千家，向北看却是重門通道，白石作路，碧樹如牆，映着皎潔月色，更顯得空明澄澈，虛竊幽深，兩邊對比，直有仙凡之隔，穎芊久居塵俗的天津，初到帝王故都，不待探奇覓勝，只看到這故宮邊界的平常風景，已自歡喜讚嘆，就首先跑進去，在碧樹白石間，和在梧倩宜步月閒談，消磨時光去了，按下他們不提。再說那可憐的秦雲，自被穎芊扶起，回到二等車中，方一落坐，車已停住，隨即擁上許多脚夫，爭運客人行李，秦雲雖然難過，但仍得強打精神，照顧脚夫把箱籠運到車下，方待隨衆人入站，秦雲猛見前面在梧已由頭等車上下來，忙喚令脚夫稍停，脚夫只得在旁等候，秦雲待旅客都走淨了，才向脚夫問開回天津的車是否還有，脚夫很詫異的回答，八點十分還有次由北京開奉天的大通車，秦雲看表已然七點三十五分，心中畧一猶疑，就問這大通車是不是八點進站，脚夫一笑說這北京是京奉路的

起頭，從那兒進站哪，秦雲不禁苦笑道，我說錯了，那麼這列車就在站上停着麼，脚夫舉手一指道，憑瞧，那邊第一二股道岔上停着的就是，這就倒過這面站台來了，秦雲聞言舉目瞧瞧，便道，我不出去了，還趁大通車回天津去，你們等着再替我運一下行李吧，脚夫應着，却把詫異的眼光望着她，說妳老雖沒有出站進站，我們可得按規矩要兩份錢，秦雲一笑說這個多給你們幾文都可以的，說完一低頭，瞧見了箱籠，心中一動，暗想我孤身一人，連這點養命家私，都已帶在身邊，天津那邊既無親故，又何必巴巴的再行回去，難道我還有什麼眷戀的不成，沒的還去自討傷心，如今眼見在梧心存故劍，不戀新知，我已經沒了指望，這二年的心思算白費了，在梧把我拋在旱岸之上，自和未婚妻安然歸去，預備明日的洞房花燭，只是我以前爲他從胡家下堂，今日又在班子明鑼鑼鼓的聲明隨他從良，不想轉瞬之間，竟變到這般地步，自己自然不能也不願再回胡家，而且今日從良的事，辦得十分突兀，料想此際各娼密都已轟動了，真要傳說花又春怎樣只進班子三天，便隨人從良，從良時又怎樣爽利，行事又怎樣大方，旁的不談，反正人人都知我嫁人了，現在即使再回天津，也絕不能重操舊業，再說在此番二次落水，原非爲着圖謀衣食，不過一則受人慫恿，暫時玩票，一則爲借個地方住着，順便弄幾個錢，留作嫁在梧的預備，那知在梧未得嫁成，反倒受了無限氣惱，意中人既已拋我而去，我便欲另尋歸宿，又那容易遇着合式的人，何況當此灰心之際，已無此望了呢，如今總想起來，既不能回天津重張豔幟，又不願跟着在梧再行纏磨，更不必定在天津求自己的安身立命之處，那又何必回去，教舊日姊妹恥笑，惹在梧家人担心，想着就自語道，罷罷，俗語說何處黃土不埋人，我這飄蕩的命，又那裏有準的家鄉，天津雖好，又有我的什麼，現在我也累够人，且在此地住上數日，再定行止吧，想着就吩咐脚夫仍把行李送出站外，脚夫見這位堂客一時一個主意，暗自好笑，但也只得掙起箱籠向外

走去，這時在梧等已去踏月散步，故而未曾遇見，站外的攬客車輛，都上來搶座兒，秦雲就雇定一輛汽車，上去之後，車夫問上那裏，秦雲猛被問住，幸而腦筋中記得瀛寰飯店的名兒，這飯店本來很小，也不出名，只因爲當初胡百甫每到北京，就住在那裏，所以秦雲腦中隱約記得這個名子，就告訴了車夫，由車夫口中，才得知這飯店坐落在燈市口，距離尙非甚遠，走了不過十多分鐘，已到瀛寰飯店門首住下，汽笛響，便有飯店夥計接了出來，將箱籠取入，秦雲打發了車錢，進去一看，才知道是個很小的飯店，却妙在地方僻靜，旅客不多，開了間原來最高等房間，也不過每日四元之譜，秦雲就不卑不亢的要了間四元半打八折的房間，住了進去，見裏面倒還清潔爽敞，只傢具不甚考究，倒也就能住，秦雲打開個盛雜物箱，把隨手用具拿了出來，茶役沏茶送入，秦雲嚐了嚐其味苦澀，看一看其色鮮紅，不由皺皺眉頭，暗想紅樓夢上寶玉探晴雯的病，看見晴雯所飲的那盞茶，大約也不過如此，就吩咐拿了出去，自取出五元錢，教茶役去買一斤好茶葉，和一廳炮台紙煙，茶役見這位客人出手闊綽，自然分外敬謹伺候，秦雲等把東西買了回來，稍爲飲茶吸煙，就用了晚飯，過一會收拾睡覺，這一夜她如何的柔腸百轉，珠淚偷彈，那就有她自己知道了，但由次日的過午起床，可以斷定她終夜未能安睡，秦雲起身將要洗漱，才發現這房中並無涼熱水的設備，只可喚茶房另行用盆打水，修飾已畢，自己拉開窗帘，迎着陽光而坐，茶役又進行收拾房間，詢問要用什麼早點，秦雲就問什麼時候了，茶役回說快到一點，秦雲聽着猛覺心中一刺，立刻擺手道，我還不餓，少停一會兒吃午飯吧，茶役應聲又倒過一杯茶，方才退去，秦雲眼望窗外鱗次櫛比的人家，似乎茫無所見，只瞧着像一片白光，在白光徐徐現出在梧的臉兒，却似昨晚在火車上被鬚罕挾走的慘淡形容，繼而漸漸滿面湧出喜笑，好似電影由近而遠的變化，倏的向後退去，退到相當程度，便自止住，已由半身變爲全身，身上似已換

了禮服，襟頭帶了很大的紅花，再細看時，這花並未帶在她襟上，而是在他身旁又現出倩宜的亭亭倩影，頭蒙花紗，手握花束，那嬌艷的花朵，直伸到在梧胸前，二人並肩偎倚，好像正在禮堂聽證婚人致詞，秦雲因心生相，彷彿身入境中，直忘却此際在於何處，忽覺眼中有物下墜，落在領下，似乎冰涼，眼前幻象，隨着一齊消滅，重看見窗外的人家屋頂，原來她眼中含着一汪熱淚，遮在瞳孔，以致視界茫茫，成爲一片白色的垂幕，却把心中隱蓄的悲酸影像，一一印在上面，及至淚珠落下，眼光清明，看到當前的實物，幻象一滅，才恍然明白自己已被人隔離到另一世界，孤身隻影，舉目無親了，因而又想到在梧和倩宜的婚姻，確已成就，自己再無希望，昨日在車中，雖曾降志自卑，甘心爲妾，才到他們包房中，作小伏低，想得倩宜的憐憫，那知作梗最力的竟是穎芊小姐，好像把我看成天然的敵人，在梧和我中間的一縷赤繩，就算生生的被她剪斷，料想昨夜他們必趁夜車回去，休息一夜，今日當然舉行婚禮，論起結婚的習慣，多把時間定在下午三四點鐘，現在倩宜不知如何喜氣洋洋，預備消受那可兒夫婿，在梧也一定滿心得意，預備領略那妙女風情，再細想起來，他們在洞房中的魚水相歡，雙心一蕩，都是修成蝴蝶方同夢，作得鴛鴦不羨仙，自己昨日本打算把在梧帶到這裏，就逼他寫了婚書，以爲永久把握，任憑事後如何變化，自己只拚着性命，拿定情根死不鬆，料在梧的母親，必不忍兒子遭受折磨，穎芊更沒力量重翻已定之局，倩宜也必負氣允許退婚，那時自己便可安穩的得償所願，等大局既定，再拿出金錢爲在梧主持家庭，打起精神，爲在梧孝養母妹，來一個逆取順守，豈不美滿至極，那倩宜如今所得的一切，完全要歸自己享受，又何致挨受這異地淒涼，孤衾況味，想着人家眼熱心酸呢，秦雲這樣一想，好似由三十三天以上，跌到十八層地獄以下，神經上的刺激，真是莫可名狀，直把個人優了，眼淚長流，却不自知其哭，以前還能思前想後的悲慟，漸漸變成麻木，心

如槁木死灰，身似不雕泥塑，坐在那裏動也不動，過了很大工夫，茶役又敲門走入，秦雲聞聲方才心神凝聚，如夢初醒，却不知在什麼時候，已倒在床上。茶役此來，仍是獻殷勤問預備什麼午飯，秦雲本來胸腹被悲愁填滿，已沒有容納飯食的地方，但怕茶役看着不像，只得草草要了幾樣，等端上來吃了些許，便吩咐撤去，飯後更自無聊，心想在旅舍枯守，只有愁嘆，還不如出去稍作遊覽，藉以開心，就修飾了一下，又開箱取出衣服，檢了半天，却檢出一件印度紅色的珠光綢旗袍，和淺碧色手套，在腕上掛了件鑲鑽的長方小手表，左臂又套了件玻璃地通身綠的翡翠鐲子，脚下換了雙亮銀的高底鞋，據西洋風俗，這銀色鞋子只有夜間宴會時能穿，別的時候穿出去便是笑話，但中國人倒很能變通，不拘定制，莫說女子，就是男人中的紳士，也常只顧漂亮，把西服穿得五光十色，像個外國小流氓一樣，何況只趨時髦的女子呢？秦雲打扮完畢，取了手提的小皮夾，夾在脇下，對着衣櫥上的大鏡，顧影端詳，世上女子以美麗爲第二生命，實是不假，無論在什麼時候，總是忘不了修飾，秦雲當此失意之際，悅己之人已失，尙復爲誰而容，憑良心說，她絕非有心打扮得漂亮出去引誘對象，只不過出於愛好的天性，修飾於不自覺而已，譬如一個人死了親丁骨肉，定該極度悲慘，無心求美了，但是俗語那句要得俏一身孝的話，仍可證明女人是悲哀不忘美麗的，所以秦雲此舉在理無可非議了，她對鏡照着，忽想起自己今日無端的換上這樣衣履，好像有個原故，再一細想，不由呸了一聲，原來昨日看見倩宜這樣打扮，自己在飄瞥之間，覺得她在淡雅之中，更有明艷之致，不知怎的印入腦筋，今日就照樣效顰起來，不由就心中有些犯惡，但因已經穿上，也不願更換了，當下叫茶役鎖了房門，自己出去了，這燈市口附近，可以遊覽的地方，自然是東安市場，秦雲也不坐車子，緩步徐行，不大工夫，便到了市場，在裏面轉了一遭，見果是商號衆多，人烟稠密，有一派繁華景象，但不知怎的，只覺不及天

津市場的整齊富麗，好似多少帶些土氣，秦雲頗爲後悔，不如出門逕直奔中央公園，或者北海，還可以作半日清遊，比埋在這紅塵十丈中較爲有趣，但既來之也只好安之，當時走到場外吉祥戲院門外，見貼着程艷秋的红拂傳，裏面鑼鼓喧天，秦雲看表將過三點，心想進去正赶上壓軸的戲，這樣消磨一日，倒也不錯，那知到門內向售票處一問，票子早已售罄，只剩下樓上最後排三兩張，秦雲只可出來，又趑進場內，忽覺口內乾渴，心想上那裏弄茶喝才好，這時正走一個轉角之處，有歌唱聲起於頭上，秦雲暗思莫不成這兒還有個戲院，就抬頭去看，是在兩間洋貨店中間，夾着一個狹窄的門，門內便是樓梯，門外橫楣上懸着塊興昌茶樓的匾却是用紅紙糊在木板上，又寫了黑字，門旁掛了塊豎的牌子，正中寫着本樓特邀四城子弟爺台隨意消遣，左邊寫着較小的字，是男女票友，西皮二黃，右邊也同樣的配上風雨勿阻僅收茶資，秦雲因爲正在口渴，看見茶樓的茶字，就有些被吸引住了，竟忘記場內還有很多小咖啡館售賣冷食，又聽從上面樓窗發出的歌聲，像是女子喉嚨，在唱摘樓會的小嗓，還有個老生配着，秦雲心想樓上既有女人在唱，當然是男女可以同坐的地方，而且秦雲最初落水之時，領家曾給請師傅教習唱歌，所以她對皮黃頗能唱兩口兒，大約會唱的人，都好像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癡，一聞絃索之聲，便覺喉嚨作癢，等於百戰將軍，聞鼓聲而動色，悲秋嫠婦，見衾枕而傷心，更加秦雲當此失意之際，有些頹然自放，不思檢束，一被歌聲誘惑，便進了那個狹門，撫衣上樓，到樓上一看，幾乎疑是一家藤器舖子，一座四方的樓廳，全被藤棹藤椅擺滿，但座上客人却是寥寥可數，最多不過廿人，而且多是中年以上的男人，個個滿面露着蕭閒氣象，好似世界上的事，完全與他們無關，只把清茶一喝，向藤椅一倒，就算得其所哉，連台上的歌唱，也似懶得傾耳細聽，以免擾亂他們的閑情逸致，至於他們若不爲聽歌，何以單單跑到這個樓上來，那就莫明其妙了，當時秦雲還沒顧得尋覓

歌唱的人坐落何方，先已聽到這些異性，像散兵線似的分據四隅，不由後悔來得遲笨，正要轉身退下，已有茶役迎上前來，連說請進，秦雲略一沉吟，見樓中座客都把眼光放射過來，倒更不好意思後退了，只可大模大樣的走入，在近門處尋了張桌兒坐下，茶役忙問聲小姐用什麼，秦雲說了龍井二字，他才應聲而去，秦雲坐定，方才瞧見靠左牆是一溜兒隔扇，上面糊着許多小幅山水字畫，正中搭了個小小的木台，周圍五六尺見方，離地約有一尺半高，台上四面都是矮欄，只留一個缺口，以便上下，前面是一張方桌，桌後坐着兩個精瘦的男子，一拉胡琴，一掌鼓板，二人身後還有一人彈着南弦子，最後靠隔扇處，又立一個老頭兒，一脚蹬在矮欄之上，上身幾乎探到台外，一手提鑼，一手把鑼捶伸到頭後搔着骨上的癢，他旁邊是一面大鼓，一個十四五歲小孩子，斜欠身坐在鼓邊，鼓上放着鑼吶橫笛等物，前方桌子東旁，坐着一個二十多歲面目黝黑的少年，却修飾得非常漂亮，分髮光亮，臉上雪花膏厚如銅錢，因為唇短嘴凸，把金牙的光芒，完全射出，身上穿着件葡萄紫色的綢衫，短袖高領，比女子旗袍，更剪裁得曲線明顯，這時正張口唱着，却把手帕掩了下頰，作出一種難看的媚態，原來他是配唱老生的，在他對面又是一個女子，穿着青紗旗袍，長髮垂肩，用銀卡攏成一束，正唱着正角的青衣，因為她正背面坐着，所以瞧不見面目，以這兩個人的打扮看來，簡直分不出誰男誰女，倘若全背着身兒，便很容易認顛倒了，近在台側的一張桌上，又縱橫坐着五六個人，男女老少都有，中間也有個油頭粉面的少年男子，生得鬚眉長眼，頗有女氣，正脫了長衫，露出裏面的短衣，上身是一件汗衫，外罩淺米色小坎肩，却通體沿着水綠色滾邊，左右上下，安了四個小口袋，中間是一行和滾邊同色的小紐攀，約有四五十個，比戲台中武丑所穿夜行衣上的還多，下身是紫灰色舊官紗的長腿褲，有水白色綉三藍花朵的汗巾，垂到膝蓋以下，脚也生得週正細瘦，穿着雙藍色透風紗的鞋子，這人好像

天生帶着女氣，比台上那位嘴露金光的先生，較為不討人厭。旁邊還有個五十多歲的老人，衣飾十分闊綽，和這美少年形影相隨，十分親密，桌前靠台欄的，是個三十多歲的胖大婦人，身長總有五尺，腰闊如小水缸，一張油粉的圓臉，配着四鬢刀裁的頭髮，直如後台所見打好了臉尚未戴上頭巾的曹操，但是濃眉大眼，高鼻闊口，五官全是大的，配合着竟不難看，並且分外有一種明朗之氣，好像她若能全部平均的縮小幾成，竟有些美人胎子，衣服也只白綢旗袍，黑漆皮鞋，並無妖異之態，以外就是幾個不起眼的中年人，不過看樣兒全是票友，秦雲明白這茶樓並沒預備後台，所以把這桌子當作票友的休息室了，秦雲向來沒看過這種陣式，就把好奇的眼光，望了半晌，最妙的台下聽客既然不多，又都很穩重的不肯鼓掌喝采，顯出北京人的聽歌雅趣，倒是禮從內來，那台旁棹上的票友，不斷的給台上捧場，那位唱老生的金牙票友，每聽本票裏的彩聲，便歪嘴擠眼的作個醜臉，那背面而坐唱青衣的女票，却只擎着一柄黑色羽扇，放在面前，看着那扇子唱，也不知她是把歌詞寫在扇上，還是不願看對面人的醜態，用扇遮住臉兒，少時這齣摘櫻會唱完，鑼鼓煞住，那一男一女的票友相隨下台，那位女票，轉身的當兒，秦雲才看清她的面目，覺得有些厭熟，但她下台仍向裏坐了，立刻便有一個枯瘦的短衣人，像是這茶樓的主持者，過去遞給每人一條熱騰騰的毛巾，隨即跑到台前，向桌邊放了一張紙條，垂在棹圍上面，秦雲这才知道，每唱一齣，便有一個報告，這紙條上寫着牧虎圖三字，秦雲知道這是黑頭的戲，但瞧着那桌上的人，看不出是那個帶着黑頭的氣分，正自納悶，忽聽台上傢伙一響，原來是那胖大婦人走上台去，隨後那穿米色坎肩的美少年票友，也罩上了件蛋青祥雲紗長衫，跟着上去，秦雲心想這胖大婦人唱黑頭，倒是天造地設，但不知這好像且行的小人兒唱什麼呢，及至那胖大婦人，張口唱起，居然嗓大聲洪，高震屋瓦，而且字正腔圓，非常掛味，若非落腔處，常帶一些雌

音，簡直可以說八成兒像裴桂仙，唱到後半，才知那位來色坎肩的票友，竟是虛爲配角，唱那番邦的公主，在翁媳見面的當兒，那女性高旺和這男性兒媳，還大耍了一陣骨頭，在坐客哄笑之際，那胖婦人好似忘了自己是女子，以討得對方的便宜爲得意，那來色坎肩的假女性，倒有嬌羞不勝，舉帕掩口，斜睨着台側桌上那衣飾闊綽的人，好似對那人表示，說調戲我的是個女子，請你不要吃醋，秦雲雖是妓女，但多少還有些正氣，瞧着這等情景，頗覺刺目，但又有些好笑，暗想怪不得在在人人都喜歡唱幾句，弄個票友頭銜，以爲榮顯，原來這團體中，竟是男女無分，嬉笑不忌，真是管絃中別有樂境了，想着忽聽樓梯一陣腳步聲響，騰騰砰訇，好似有人用手杖點着樓梯而上，秦雲回頭一望，就見上來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兒，臉面是紫棠色，却在表面掛了一層灰氣，禿着光亮的頭頂，紅着鮮爛的眼邊，新剃的連鬚鬍子，使半截臉都發青，身穿一件夏布大褂，手持很粗的手杖，却執着尖端的，把有鈎的一端搖動着，像要當作撓鈎使用，進門兩眼直勾勾，只向那小台上尋覓，繼而看到台側的桌上，立刻變了顏色，將手杖鈎向樓板上一頓，高罵了一聲鬼崽子，就奔了過去，衆茶客看見，轟的聲都立起來，台上唱的女性高旺，也看得吃驚，立刻唱岔了音，走了板，那台側桌上的人，有的立起，有的嚇住了，只有那位方才唱摘繯會老生的金牙票友，驚得面如土色，似乎迷了方向，站在原立處轉了個圈子，重複坐下，那禿頂的老頭兒，從秦雲身邊掠過，推倒了幾把藤椅，到了台側，用執手杖的手，把那金牙票友抓住，口裏罵道，小雜種，看你還往那兒跑，隨用另一手打了他兩個嘴巴，那金牙票友立刻輔頰紅腫起來，鮮艷有如成熟蘋果，和口內金牙，相映成美麗的顏色，他却只將手支拒，口內嚙生含糊語聲，却仍帶有媚氣的道，你這是幹什麼，教人瞧着多難看，有話咱回家說去，那禿頂老人陪着鑲紅爛的眼道，幹什麼，我就是着這沒良心的鬼崽子，不必家去，就在這兒吧，我是教你氣瘋

了，說着又打，並且撕他的衣服，向臉上噴唾沫，那金牙票友似乎對行頭比皮膚邊加愛惜，小聲兒道，「呦，照你這沒完沒結的，人家教你打了也沒哼氣兒，幹麼糟踐我的衣裳，那禿頂老人頓足道，衣裳全是爺們製的，都撕碎了也不教你這小雜種在外面搖擺，言未了，只聽嗤的一聲，這金牙票友的綢衫，已由領口直撕到腰下，那金牙票友跟着鳴的聲哭起來，撲地坐倒凳上，將身向桌邊一伏，委委屈屈的道，你……打死我吧，我也沒臉兒活了，那禿頂老人竟依了他的話，叫着打死你就打死你，俗語話，恩雠子，打鬼子，打你還不是在本兒的呀，隨說那手杖如雨點落將下去，那金牙票友大約素日入緣欠佳，旁坐的男女同行，都袖手旁觀，不加勸解，只有那精瘦的茶樓主人，想是怕攪擾營業，過去攔住了那禿頂老人，叫道，寶四爺，這是怎了，不會好生說麼，得得，您瞧我，先坐下歇歇，那禿頂老人道，我不歇，咱們都是外場人，不犯攪你的生意，今天你這樓上多少挑費，我姓寶的全包了，茶樓主人道，四爺，咱們不過說這個，您只瞧我這小臉兒，少生點氣，大熱的天兒，氣着那兒可不是玩的，寶四爺道，你不用勸我，我就爲借這地方，給小雜種抖羅抖羅，教他小子以後少在外面裝人，說着手指那金牙票友，提名道姓的道，崇小松，你也不過是縫窮的兒子，後來你媽發跡，在石頭胡同樂泉茶室當大了，你才混上褲子，跟窩子烏師學會兩口唱，就混充你媽的票友，四城子弟爺台也有你一份，前年你媽死了，把你又丟在旱岸上，東四牌樓的街上，你也討過小錢兒，我不該在當初逛茶室的時候，認識了你媽，在路上瞧你可憐兒的，才把你帶到家裏，銅鍋飯鐵鍋菜的養着，中國綢外國緞的裹着，我爲着什麼，不爲着積德行好麼，那知你這黑了良心的鬼崽子，竟起了賊心，一得手兒就偷，三番兩次，我也都忍下了，媽的這回你小子竟把我姑娘的鐲子也偷出來，一連十多天不回去，我到處把你都尋遍了，今天遇見，不活剝你小子的皮，算我姓寶的沒見過黃三太，說到這兒，白眼睛和紅眼睛